俠義傳

俠義傳卷二十

九十六回　連陞居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illegible]

且說蔣爺救了小童竟奔卧虎溝而來這是甚童到底說的甚麼蔣爺如何就給銀子呢列位書是爲交代蔣平這回把蔣平交代完了再説小童的正文又省得後來再爲叙寫蔣爺到了卧虎溝見了沙員外彼此言明蔣爺已知北俠等上了襄陽自己一想顏巡按同了五弟前赴襄陽我正愁五弟没有幫手如今北俠等既上襄陽焉有不幫五弟之理既莫若我且回轉開封將北俠現在襄陽的話回稟相爺叫相爺再爲打算沙龍又將艾虎留下的龍票當面交明白蔣爺便回轉東京見了

包相將一切說明包公即行奏明聖上說歐陽春已上襄陽必有幫助巡按顏查散之意聖上聽了大喜道他行俠尚義實爲可嘉又欽派南俠展昭同盧方等四人陸續前赴襄陽俱在巡按衙門供職俟襄陽平定後務必邀北俠等一同赴京再奏陞賞此是後話慢慢再表藉平既已交代明白翻回頭來再說小童之事你道這小童是誰原來就是錦箋自施公子賭氣離了金員外之門彼在馬上越想越有氣一連三日飲食不進便病倒旅店之中小童錦箋見相公病勢沉重即託店家請醫生調治診了脈息係鬱悶不舒受了外感竟是夾氣傷寒之症開方用藥錦箋衣不解帶晝夜服侍見相公昏昏沉沉好生難受又知相

原缺

名存同着一人姓鄭名申正在那裡吃酒李存却認識施俊連聲喚道施公子那裡去爲何形容消滅了施俊道一言難盡李存道請坐請坐這是我的夥計鄭申不是外人請道其詳施俊無奈也就入了坐將前後情由述了一番李存聽了道原來公子主僕都病了却在那個店裡施俊道在西邊連陞店李存道公子初愈不必着急我這裡現有十兩銀子且先拿去一來調治尊管二來公子也須好生將養如不彀了趕到下集我再到店中送些銀兩去施生見李存一片志誠趕忙站起將銀接過來深深施了一禮也就提起藥包要走誰知鄭申貪酒有些醉了李存道鄭兄少喝些也好這又醉了別的罷了你這銀褡褳怎麽

好呢鄭申醉言醉語道怕甚麼醉了人醉不了心若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我還拿的動何況離家不遠見呢施生問道在那裡住李存道這却不遠往西去不足二里之遙地名尋芳塘就是施生道既然不遠我却也無事我就送送他何妨李存道怎敢勞動公子偏偏的我要到還行算帳莫若還是我送了他回去再來算帳鄭申道李賢弟你胡鬧麼真個的我就醉了麼瞧瞧我能走不能走說着話一溜歪斜往西去了李存見他如此更託附施生道我就煩公子送送他罷務必務必候下集我到店中再道乏去施生道有甚要緊只管放心俱在我的身上說罷趕上鄭申攙扶着鄭申一同去了眞是是非只為多開

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千不該萬不該施生不應當送鄭申只顧覲面應了李存後來便脫不了干係且說鄭申見施生趕來說道相公你辭你的去我是不相干的施生道那如何使得我既受李夥計之託焉有不送去之理呢鄭申道我告訴相公說我雖醉了心裡却明白還襟着都記得相公你不是與人家抓藥呢嗎請問病人等着吃藥要緊不要緊你只顧送我你想想那個病人受得受不得這是一再者我家又不是常來常去是走慣了的還有一說我那一天不醉見天要醉天天得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到咧這不是連陞店嗎相公請你要不進店我也不走了正說間忽見小二說道相公你家小主管找你呢鄭申道巧

咧相公就請龍施生應允鄭申道結咧我也走咧施生進了店問問錦雯心內暑覺好些施生急忙煎了藥服侍錦雯吃了果然夜問見了點汗到了次日清爽好些施生忙又託咐店家請醫生去錦雯道業已好了還請醫生做甚麽那有這些錢呢施生悄悄的告訴他道你放心不用發愁又有了銀兩了便將李存之贈說了一遍錦雯方不言語不多時醫生來看脈開方道不妨事了再服兩劑也就好了施生方纔放心仍然按方抓藥給錦雯吃了果然見好過了兩日忽見店家帶了兩個公人進來道這位就是施相公兩個公人道施相公我們奉太爺之命特來請相公說話施生道你們太爺請我做甚麽呢公人道我們知

道馮相公到了那裡就知道了施生還要說話只見公人嘩啷一聲掏出索來攏上了施生拉着就走了把個錦箋只唬的抖衣而戰細想相公為着何事竟被官人拿去說不得只好扎挣起來到縣打聽打聽原來鄭申之妻王氏因丈夫兩日並未回家遣人去到李存家內探問李存說自那日集上散了鄭申拿了二百兩銀子已然回去了王氏聽了不勝詫異連忙親自到了李存家面問明白現今人銀皆無事有可疑他便寫了一張狀子此處係縣所管就在縣內擊鼓鳴冤說李存圖財害命不知把他丈夫害於何地縣官即把李存拿在衙內細細追問李存方說出原是鄭申喝醉了他須施相公送了去了因此派役前來

將施生拿去到了衙內縣官方九成立刻陞堂把施生帶上來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不像害人的形景便問道李存曾煩你送鄭申麼施生道是因鄭申醉了李存不放心煩我送他我却沒送方令道他既煩你送去你爲何又不送呢施生道皆因鄭申攔阻再三他說他醉也是常醉路也是常走斷斷不叫送因此我就回了店了方令道鄭申拿的是甚麼施生道有個大褡褳肩頭搭着裡面不知是甚麼李存見他醉了曾說道你這銀褡褳要緊鄭申還說怕甚麼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其實並沒看見褡褳內是甚麼方令見施生說話誠實問甚麼說甚麼毫無狡展推諉不肯加刑吩咐寄監再行聽審衆衙役擻

去錦箋上前問道拿我們相公爲甚麽事衙役見他是個帶病的小孩子誰有工夫與他細講止於回答道爲他圖財害命錦箋唬了一跳又問道如今怎麽樣呢衙役道好嘮叨呵怎麽樣呢如今寄了監了錦箋聽了寄監以爲斷無生理急急跑回店內大哭了一塲仔細想來必是縣官斷事不明前次我聽見店東說長沙新陞來一位太守甚是淸廉斷事如神我何不去到那裡給鳴鳴寃呢想罷看了看又無可典當的只得空身出了店一直竟奔長沙不料自已病體初愈無力行走又兼缺少盤費偏偏的又遇了大風因此進退兩難一時越想越窄要在墳塋上吊可巧遇見了蔣平贈他的銀兩錠眞是錢爲人之膽他有了

銀子立刻精神百倍好容易提赴長沙寫了一張狀子便告到邵老爺臺下邵老爺見呈子上面有施俊的姓名而且敘事明白清順立刻陞堂將錦箋帶上來細問果是盟弟施喬之子又問此狀是何人所寫錦箋回道是自己寫的邵老爺命他背了一遍一字不差暗暗歎喜便准了此狀即刻行文到攸縣將全案調來就過了一堂與原供相符縣宰方令隨後乘馬來到稟見邵老爺面問貴縣審的如何方九成道卑職因見施俊不是行凶之人不肯加刑暫且寄監邵太守道貴縣此案當如何辦理呢方公道卑職意欲到尋芳塘查看查看同來再爲稟覆邵老爺點頭道如此甚好即派差役仵作跟隨方公到攸縣來至尋芳

塘傳與地方方令先看了一切地勢見南面是山東面是道西面有人家便問有幾家人家地方道八家方公道鄭申住在那裡地方道就是西頭那二家方公指着蘆葦道這北面就是翠芳塘了地方道正是方公忽見蘆葦深處烏鴉飛起復落下去方公沉吟良久吩咐地方下蘆葦去看來地方拉了鞋襪進了蘆葦不多時出來禀道蘆葦塘之內有一尸首小人一人弄他不動方公又派差役下去二名一同拉上來叫仵作相驗仵作回道尸首係死後入水脖項有手扣的傷痕縣宰即傳鄭王氏厮認果是他丈夫鄭申方公暗道此事須當如此吩咐地方將那七家主人不准推諉即刻同赴長沙候審方公先就乘馬到府將

鄭申尸首稟明並將七家鄉舍帶來俱各回了邵大守道貴縣且請歇息候七家到齊我自有道理邵老爺將此事揣度一番忽然計上心來這一日七家到齊邵老爺陞堂入座方公將七家人名單呈上邵老爺吩帶上來不准亂跪一溜排開按着名單跪下邵老爺從頭一個看起挨次看完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總他得說果然不差便對衆人道你等就在翠芳塘居住麼衆人道是邵老爺道昨夜有冤魂告到本府案下名姓已然說明今既有單在此本府只用硃筆一點便是此人說罷提起硃筆將手高揚往下一落虛點一筆道就是他再無疑了無罪的只管起去有罪的仍然跪着衆人俱各起去獨有西邊一人起來復

又跪下自已犯疑神色倉皇邵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吳玉你既害了鄭中還想逃脫應本府縱然寬你那冤魂斷然不放你的快些據實招上來左右齊聲喝道快招快招不知吳玉招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納了監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話說邵老爺當堂叫吳玉據實招上來吳玉道小小小人沒有招招的邵老爺吩咐拉下去打左右吶了一聲喊將吳玉拖翻在地竹板高揚打了十數板吳玉嚷道我招吓我招左右放他起來道快說快說吳玉道小人原無生理以賭爲事偏偏的時運不好屢賭屢輸不用說別的拿着打十湖說罷我圍湖會抓過張子滿不了倒中了別人碰

漂湖擲骰子明明坐住了三么兩六那一個骰子亂轉我趕着叫六可巧來了個六却把么碰了個二倒成個黑昇子了總說罷東幹東不着西幹西不着要恨堆了門小人白日不敢出門來那日天包將晚小人剛然出來就瞧着鄭申愰裡愰蕩由東而來我就追上前去見他肩頭扛着個褡褳裡面鼓鼓囊囊的小人就合他借貸誰知鄭申不是個酒後開包的他饒不借還罵小人小人一時氣忿將他儘力一推噗哧咕咚就栽倒了一個人栽倒了怎麼兩聲兒呢敢則鄭申喝成醉泡兒了栽在地下噗哧的一聲倒是那大褡褳摔在地下咕咚的一聲小人聽的聲音甚是沉重知道裡面必是資財我就一屁股坐在鄭申胸脯

之上鄭申纔待要嚷我將兩手向他咽喉一扣使勁往地下一按不大的工夫鄭申就不動了小人把他拉入葦塘深處以爲此財是發定了再也無人知曉不想寃魂告到老爺臺前同老爺鄭申醉麼咕咚的說的全是醉話聽不的呢小人寃枉吓邵老爺問道你將銀褡褳放在何處吳玉道那是三百兩銀子小人將褡褳埋好理在缸後頭了分文沒動邵老爺命吳玉畫了招帶下去即請縣宰方公將招供給他看了叫方公派人將贓銀起來果然未動即叫尸親鄭王氏收領李存與睪芳塘住的衆街坊釋放回家獨有施生留在本府吳玉定了秋後處決派役押赴縣內監收方公一一領命即刻稟辭回本縣去了邵老爺退

堂來至書房將錦箋喚進來問道錦箋你在施宅是世僕麼還是新去的呢錦箋道小人自幼就在施老爺家我們相公念書就是小人伴讀邵老爺道既如此你家老爺相知朋友有幾位你可知道麼錦箋道小人老爺有兩位盟兄是夘巳莫逆的朋友邵老爺道是那兩位錦箋道一位是做過兵部尚書的金輝金老爺一位是現任太守邵邦傑邵老爺傍邊書童將錦箋衣襟一拉悄悄道太老爺的官諱你如何渾說錦箋連忙跪倒小人實實不知求太老爺饒恕邵老爺哈哈笑道老夫便是新調長沙太守的邵邦傑金老爺如今已陞了襄陽太守錦箋復又磕頭邵老爺吩咐起來本府原是問你豈又怪你即叫書童拿了衣

巾同錦箋到外面與施俊更換錦箋悄悄告訴施俊說道這位太守就是邵老爺方纔小人已聽邵老爺說金老爺也陞了襄陽府太守施相公如若見了邵老爺不必提與金老爺嘔氣一事省的彼此疑忌施生道我提那些做甚麽你只管放心就隨了書童來至書房錦箋跟隨在後施生見了邵公上前行禮參見邵公站起相攙施生又謝為案件多蒙庇佑邵公吩附看座施生告座邵公便問已往情由施生從頭述了一遍說至與金公嘔氣一節便說因金公赴任不便在那裡因此小姪就要回家不想行至依縣我主僕便病了生出這節事來邵公點了點頭說話間飯已擺妥邵公讓施生用飯施生不便推辭飲酒之間邵公

盤詰施生學問甚是淵博滿心歡喜就將施生留在衙門居住無事就在書房談講因提起親事一節施生言家父與金老伯提過因彼此年幼尚未納聘此句暗與佳蕙之言相符邵公聽了大樂便將路上救了牡丹的話一一說了如今有老夫作主一個盟兄之女一個盟弟之子可巧姪男姪女皆在老夫這裡正好成其美事施俊到了此時也就難以推辭邵公大高其興來到後面與夫人商量叫夫人辦理牡丹的內務算是女家那邊邵公辦理施生的外事算是男家那邊的夫人也自歡喜連三位小姐也替假小姐忙個不了惟有佳蕙暗暗傷感到了無人時想起小姐溺水之苦不由的淚流滿面夫人等以為他父母

不在眼前他傷心也是情理當然倒可憐他勸慰了多少言語並囑咐三位小姐不准要笑打趣他到了佳期已近本府闔署官員皆知太守有此義舉無不欽敬俱各備了禮來賀喜邵公難以推辭只得斟酌收禮當受的受當璧的璧是日却大排筵宴請衆官員吃喜酒熱鬧非常把個施生打扮的花團錦簇衆官員見了無不稱讚就在衙門的東跨所做了新房到了吉時將二人雙雙送了過去成就百年之好諸事已畢之後邵老爺親筆寫了兩封書信差兩人送信一名丁雄送金公之信一名呂慶送施老爺之信務必親而投遞二人分投送信去了這日施生正在書房看書叫錦箋去後面取東西錦箋來至後面心中暗

道自那日隨着衆人磕頭道喜我却沒瞧見新奶奶甚麼模樣今日到要留神瞧瞧誰知了鬟正給新娘子烹茶去了錦箋喚了一聲無人他便來在院内可巧佳蕙却在廊下用扇兒鬭鸚鵡呢猛見了錦箋他把扇子一遮連忙要轉回屋内那知錦箋眼快早認出是佳蕙來暗道好吓敢則是他吓見了我竟把扇子算個小圓幀他如今有了官誥了便高聲說了一個佳字新娘已將扇子撤下連連擺手道兄弟不要高聲錦箋便問你如何來到這裡佳蕙便將做事不密叫老爺知道了如何逼勒小姐自盡如何奶母定計上唐縣如何遇了賊船生生的把個小姐投水死了自巳如何被鄧老爺搭救就冒了小姐之名如今鬧的

事已做成求兄弟千萬不要洩漏只要你暗暗打聽儻或小姐投水未死作姐姐的必要成全他二人之事決不負主僕的情腸我如今雖居此位心實不安也不過虛左以待之意錦箋見他如此笑道言雖如此如今名分攸關况且與你磕頭見禮你就腆然受之未免太過佳蕙道事已如此叫我無可如何再者你是兄弟我是姐姐難道受不起你一拜麽你若不依我再給你拜上兩拜就福了兩福錦箋再也沒的說了又見了鬟烹茶而來佳蕙連忙進屋內去了錦箋向了鬟要了東西回到書房見了施生他却一字不提從此知道新娘是假小姐他就暗暗訪查真小姐的下落且說丁雄與金公送信從水面迎來已見有官

船頭備問時果是迎接襄陽太守的丁雄打聽了打聽說金太守由枯梅嶺起旱而來他便棄舟乘馬急急趕至枯梅嶺先見有駝轎行李過去知是金太守的家眷後面方是太守乘馬而來丁雄下馬搶步上前請安禀道小人丁雄奉家主邵老爺之命前來投書說罷將書信高高舉起金太守將馬拉住問了邵老爺起居丁雄站起一一答畢將書信遞過金太守伸手接書却問道你家太太好小姐們可好丁雄一一回答金公道管家乘上馬罷俟我到驛再答回信丁雄退後一抖絲韁上了馬就在金公後面跟隨見了金福祿等彼此道辛苦套敘言語俱不必細表且說金公因是邵老爺的書信非比尋常就在馬上拆看見

亦正無非請安想念話頭看到後面有施俊與牡丹完婚一節心中一時好生不樂暗道邵賢弟做事荒唐見女大事如何硬作主張倒遂了施俊那畜生的私欲此事太欠斟酌却又無可如何將書信摺疊摺疊揣在懷內丁雄雖在後面跟隨却留神瞧以為金公見了書信必有話面問誰知金公不但不問反覺得有些不樂的光景丁雄暗暗納悶正走之間離赤石崖不遠見無數的僂儸排開當中有個黃面金睛濃眉凹臉頷下滿部繞繚的黃鬚無怪綽號金面神坐下騎着一匹黃驃馬手中拿着兩根狼牙棒雄糾糾氣昂昂在那裡等候金公早已看見不知山賊是何主意猛見丁雄伏身撒馬過去話語不多山賊將棒一

聚連捉兩捉上來了一羣僂儸驚拿燕雀將丁雄拖翻下馬細了金公一見暗說不好纔待撥轉馬頭只見山賊忽喇喇馬跑過來一聲叱吒道俺藍驍特來請太守上山敘話說罷將棒往後一擺僂儸蜂擁上前拉住金公坐下嚼環不容分說竟奔山中去了金福祿等見了誰敢上前唿的一聲大家沒命的好跑且說藍驍邀截了金公正然回山只見葛瑶明飛馬近前來稟道啟大王小人奉命刼掠駝轎已然到手不想山凹竄出一隻白狼後面有三人追趕却是臥虎溝的沙員外帶領孟傑焦赤三人見小人刼掠駝轎心中不忿急急上前將僂儸趕散仍將駝轎奪去押赴莊中去了藍驍聽了大怒道沙龍欺吾太甚吩咐葛

瑤明押解金公上山安置妥協急急帶僂儸前來接應葛
瑤明領命只帶數名僂儸押解金公丁雄上山其餘俱隨
藍驍來至赤石崖下早見沙龍與孟傑二人迎將上來藍
驍道沙員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俺的閑事沙龍道非
是俺管你的閑事只因聽見馳轎內哭的悽切母子登時
全要自盡俺豈有不救死之理藍驍道員外不知俺與金
太守素有仇隙知他從此經過特特前來邀截方纔已然
擒獲上山忽聽葛瑤明說員外將他家眷搶奪回莊不知
是何主意沙龍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金太守乃國家四
品黃堂你如何擅敢邀截再者你與太守有仇却與他家
眷何干依俺說莫若你將太守放下山來交付與俺俺與

你在太守跟前說個分上還不理免得你吃罪不起藍驍聽了一聲怪叫噯喲好沙龍你眞欺俺太甚俺如今合你誓不兩立說罷催馬掄棒打來沙龍扯開架式抵敵孟傑幫助相攻藍驍見沙孟二人步下蹤躍英勇非常他便使個暗令將棒往後一擺衆僂儸圍裹上來沙龍毫不介意孟傑漢不關心一個東指西殺一個南擊北搠二人殺彀多時誰知僂儸益發多了笸籮圈將沙龍孟傑困在當中二人漸漸的覺得乏了原來葛瑶明將金公解入山中招呼衆多僂儸下山他却指撥僂儸層層疊疊的圍裹所以人益發多了正在分派只見那邊來了個女子仔細打量却是前次打野雞的他一見了邪念陡起催馬迎將

上來道嬌娘往那裡走這句話剛然說完只聽弓弦響處這邊葛瑤明眼睛內咕唧的一聲一個鐵丸打入眼眶之內生生把個眼珠兒擠出葛瑤明哎喲的一聲栽下馬來原來焦赤押解馱轎到莊叫鳳仙秋葵迎接進去告訴明白說藍驍現領僂儸在山中截戰鳳仙姐妹聽了甚不放心就託張媽媽在裡頭照料他等隨焦赤前來救應沙龍在路上言明焦赤從東殺進鳳仙姐妹從西殺進不料剛然上山就被葛瑤明看見伸馬迎來秋葵眼快嘴急叫聲姐姐前日搶野雞的那廝又來了鳳仙道妹妹不要忙待我打發他前次手下留情打在他眉攢中間是個二龍戲珠如今這廝又來可要給他個頭虎出洞了列位自想想

葛瑤明眉目之間有多大的地方擱的住鬧個龍虎鬭麽這也是他貪淫好色之報從馬上栽了下來秋葵趕上將鐵棒一揚只聽拍的一聲葛瑤明登時了帳琉璃珠兒砸碎了未知他姐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毋友重逢　智化運籌弟兄奮勇

且說鳳仙秋葵從西殺來只見秋葵掄開鐵棒兵兵梆梆一陣亂響打的僂儸四分五落鳳仙拽開彈弓連珠打出打的僂儸東躲西藏忽又聽東邊吶喊却是焦赤殺來手托鋼叉連蹿帶躍裡面沙龍孟傑見僂儸一時亂散他二人奮勇往外冲突裡外夾攻僂儸如何抵擋得住往左右一分讓開一條大路却好鳳仙秋葵接住沙龍焦赤却也

逃到彼此相見沙龍道鳳仙你姐妹到此做甚秋葵道聞得爹爹被山賊截戰我二人特來幫助沙龍纔要說話只聽山崗上咕嚕嚕鼓聲如雷所有山口外噹噹噹鑼聲振耳又聽八聲吶喊拿吓別放走了沙龍吓大王說咧不准放冷箭吓務要生擒吓姓沙的你可跑不了吓各處俱有埋伏吓快些早些投降沙龍等聽了不由的駭目驚心你道如何原來藍驍暗令僂儸圍困沙龍只要誘敵不准交鋒心想把他奈何乏了一鼓而擒之將他制伏作爲自已的膀背故此他在高山崗上瞭望見沙龍二人有些乏了滿心歡喜惟恐有失又叫僂儸上山調四哨頭領按山口埋伏如聽鼓響四面鑼聲齊鳴一齊吶喊驚嚇於他那時

再爲勸說斷無不歸降之理猛又見東西一陣披靡僂儸往左右一分巳知是沙龍的接應他便擂起鼓來果然各山口響應吶喊揚威聲聲要拿沙龍他在高崗之上揮動令旗沙龍投東他便指東沙龍投西他便指西沙龍父女孟焦二人跑彀多時不是石如驟雨就是箭似飛蝗毫無一個對手厮殺之人跑來跑去並無出路只得五人團聚一處歇息商酌且不言沙龍等被困再說臥虎莊上自焦赤押了駝轎進莊所有漁獵衆家的妻女皆知救了官兒娘子來誰不要瞧瞧官兒娘子是甚麽模樣全當做希希罕兒一般你來我去只管頻頻往來却不敢上前止於偷偷摸摸扒扒窗戶或又掀掀簾子及到人家瞧見他他又

將身一撥道似偷油吃的耗子一般倒是張立之妻李氏受了鳳仙之託極力的張羅却又一人張羅不過來應酬了何夫人又應酬小相公金章額外還要應酬了鬟僕婦覺得累的狠出來便向衆婦人道衆位大媽嬸子你們與其在這裡張的望的怎的不進去看看呢陪着說說話兒我也有個替換兒衆人也不答言也有擺手兒的也有搖頭兒的又有扭扭揑揑躲了的又有咕咕咕咕笑了的李氏見了這番光景賭氣子轉身進了角門原來角門以內就是跨所當初鳳仙秋葵曾說過如若房屋蓋成也不准張家姐姐搬出故此張立夫婦攜同牡丹仍在跨所居住李氏見了牡丹道女兒今有員外救了官兒娘子前來媽

媽一人張雖不過來別人都不敢上前女兒敢去也不敢呀你若敢去媽媽將你帶過去咱娘兒兩個也有個替換你不願意就罷牡丹道母親這有甚麼呢孩兒就過去李氏歡喜道還是女兒大方你把那頭兒抿抿把大褂子罩上我這裡烹茶你就端過去牡丹果然將頭兒整理整理換衣繫裙不多時李氏將茶烹好用茶盤托來遞與牡丹見牡丹抿的頭兒光光油油的襯着臉兒紅紅白白的穿着件翠森森的衫兒繫着條青簇簇裙兒眞是嬌嬌娜娜，嬝嬝婷婷雖是裙布荆釵勝過珠圍翠繞李氏看了樂的他眉花眼笑隨着出了角門衆婦女見了一個個低言悄語接耳交頭這個道大妗子你看咱張奶奶又顯擺他閨

女呢那個道二娘兒你聽罷看他見了官兒娘子說些嗎
耶咱們也學些見識說話間李氏上前將簾掀起牡丹端
定茶盤輕移蓮步至屋內慢閃秋波一看覺得肝連膽一
陣心酸忽聽小金章說道噯喲你不是我牡丹姐姐麼想
然兄弟了跑過來抱膝跪到牡丹到了此時手顫腳軟噹
啷啷茶杯落地將金章抱住癱軟在地何氏夫人早已向
前摟住牡丹兒一聲肉一聲叫了半日哇的一聲方哭出
來了眞是悲從中心出慢說他三人淚流滿面連僕婦了
鬟無不拭淚在傍勸慰屋外的田婦村姑不知爲着何事
俱各納悶獨有李氏張媽愣呵呵的勸又不是好容易將
他母女三人攙起何氏夫人一手拉住牡丹一手拉住了

金章哀哀切切的一同坐了方問與奶公奶母赴唐縣加何牡丹哭訴遇難情由剛說至張公夫婦撈救猛聽的李氏放聲哭道嗳喲可坑了我了他這一哭比方纔他母女姐弟相識猶覺慘切他想沒有見女的怎生這樣的苦法素信沒有也倒罷了好容易認着一個如今又被本家認去這以後可怎麼好越想越哭越哭越痛咧着瓢大的嘴扯着喇叭是的嗓子好一場大哭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兒之情將他攙了過來一同坐了勸慰多時牡丹又說媽媽只管放心決不辜負厚恩李氏方住了聲金章見他姐姐穿的是粗布衣服立刻魔着何氏夫人要他姐姐的衣服一句話提醒了李氏即到臥所取衣服見張公拿茶葉

到上外邊去李氏道大哥那是船人家的女兒預備茶葉你如何拿出去張立道外面來了多少二爺們連杯茶也沒有說不得只好將這茶葉拿出你如何又說人家女兒的話呢李氏便將方纔毋女相認的話說了張立聽了也無可如何且先到外面張羅張立來至廳房衆僕役等見了道謝張立急忙烹茶忽見莊客進來說道你等衆位在此廳上坐不得了且至西廂房吃茶罷我們員外三位至厚的朋友到了衆僕役聽了俱各出來躲避只見外面進來了三人都是歐陽春智化丁兆蕙原來他三人到了襄陽探聽明白趙爵立了盟書恐有人盜取關係非淺因此蓋了一座冲霄樓將此書懸於深閒下面設了八卦銅網

陣處處設了消息時時有人看守原打算進去探訪一番後來聽說聖上欽派顏大人巡按襄陽又是白玉堂隨任供職大家計議莫若仍回臥虎溝與沙龍說明同去輔佐巡按幫助玉堂又爲國家又盡朋情豈不兩全其美因此急急趕回來了來至莊中不見沙龍智化連忙問道員外那裡去了張立將救了太守的家眷藍驍刼戰赤石崖不但員外與孟焦二位去了連兩位小姐也去了打算救應至今未回智化聽了說道不好此事必有舛錯不可遲疑歐陽兄與丁賢弟務要辛苦辛苦丁二爺道叫我們上何方去呢智化道就解赤石崖之圍丁二爺道我與歐陽兄都不認得如何是好張立道無妨現有史雲他却認得丁

二公道如此快喚他來張立去不多時只見來了七人聽說要上赤石崖同史雲全要去的智化道很好你等隨了二位去罷不許逞强好勇只聽吩咐就是了歐陽兄再要攜獵蘆騎丁賢弟保護沙兄父女我在莊中防備賊人分兵護尋家屬北俠與丁二官人急急帶領史雲七人直奔赤石崖去了這裡智化叫張立進內安慰眾女眷人等不必驚怕惟恐有着急欲尋自盡等情又吩附眾莊客前後左右探聽防守儻有賊寇來時不要聲張暗暗報我知道我自有道理登時把個臥虎莊主張的井井有條可見他料事如神機謀嚴密且說北俠等來至赤石崖的西山口見有許多僂儸把守這北俠招呼眾人道守汎僂儸聽真

俺歐陽春前來解圍快快報與你家山主知道西山口的頭領不敢怠慢連忙報與藍驍藍驍問道來有多少人頭領道來了二人帶領莊丁七八人藍驍暗道共有九人不打緊好便好如不好時連他等也困在山內索信一網打盡想罷傳於頭領叫把他等放進山口早見沙龍等正在那裡歇息彼此相見不及敘話北俠道俺見藍驍去丁賢弟小心吓說罷帶了七八人奔至山崗藍驍迎了下來問道來者何人北俠道俺歐陽春特來請問山主今日此舉是爲金太守吓還是爲沙員外呢藍驍道俺原是爲擒拿太守金輝却不與沙員外相干誰知沙員外從我們頭領手內將金輝的家眷搶去不算額外還要合我要金輝這不是

沙員外欺我太甚麼所以將他困住務要他歸附方罷北俠笑道沙員外何等之人如何肯歸附於你再者你無故的截了皇家的四品黃堂這不成了反叛了麼藍驍聽了大怒道歐陽春你今此來端的為何北俠道俺今特來拿你說罷掄開七寶刀照腿砍來藍驍急將鐵棒一迎北俠將手往外一削噌的一聲將鐵棒狼牙削去藍驍暗說不好又將左手鐵棒打來北俠儘力往外一磕又往外一削迎的力猛藍驍覺的從手內奪的一般嘍的一聲連磕帶削棒已飛出數步以外藍驍身形愰了兩愰北俠趕步縱身上了藍驍的馬後一伸左手揪住他的皮鞓帶將他往上一提藍驍已離鞍心北俠將身一轉連背帶抗往地下

一跳右肘把馬跨一撬那馬吼的一聲往前一竄北俠提着藍驍一鬆手咕咚一聲栽倒塵埃史雲等連忙上前擒住登時細縛起來此一段北俠擒藍驍迥與別書不同交手別致迎逢各異至於擒法更覺新奇雖則是失了征戰的規矩却正是俠客的行藏一味的巧妙靈活決不是鹵莽滅裂好勇鬬狠那一番的行爲且說丁兆蕙等早望見高崗之上動手趁他不能揮動令旗失却眼目大家奮勇殺奔西山口來頭領率領僂儸如何抵當的住一羣猛虎少發了一聲喊各自逃出去了丁兆蕙獨自一人擎刀把住山口先請鳳仙秋葵回莊然後沙龍與兆蕙復又來到高崗此時北俠已追問藍驍金太守在於何處藍驍只得

說出巳解山中郎着僂儸將金輝丁雄放下山來北俠就着史雲帶同金太守先行回莊至西山口叫孟焦二人也來押解藍驍上山勦滅巢穴去了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提艾虎焦赤踐前言

且說史雲引着金輝丁雄來到莊中莊丁報與智化智化同張立迎到大廳之上金太守並不問妻子下落如何惟有致謝搭救自已之恩智化却先言夫人公子無恙使太守放心畧畧吃茶歇息歇息即着張立引太守來到後面見了夫人公子此時鳳仙姊妹已知毋女相認正在慶賀忽聽太守進來便同牡丹上跨所去了這些田婦村姑誰

不要瞧瞧大老爺的威嚴不多時見張立帶進一位戴紗帽的翅兒缸少一個穿着紅袍襟子搭拉半邊玉帶繫腰因揪折閙的裡出外進皂靴裂足不合脚弄的底綻幫垂一部蒼鬚揉得上頭扎煞下頭捲滿面塵垢抹的左邊來黑右邊黃初見時只當做走會的槓箱官細瞧來方知是新印的金太守衆婦女見了這狼狽的形狀一個個握着嘴兒嘻笑夫人公子迎出屋來見了這般光景好不傷慘金章上前請安金公拉起攜手來至屋內金公畧述山王邀截的情由何氏又說恩公搭救的備細夫妻二人又是嗟嘆又是感激忽聽金章道爹爹如今却有喜中之喜了太守問道此話怎講何氏安人便將母女相認的事說出

太守詫異道豈有此理難道有兩個牡丹不成說罷從懐中將邵老爺書信拿出遞給夫人看了何氏道其中另有別情當初女兒不肯離却閨閣是乳母定計將佳蕙扮做女兒改了丫鬟不想遇了賊船女兒赴水傾生多虧了張公夫婦撈救認爲義女老爺不信請看那兩件衣服方纔張嫫媽拿來是當初女兒投水穿的金公拿起一看果是兩件丫鬟服色暗暗忖度道如此看來牡丹不但清潔而且有智竟能保金門的臉面實屬難得再一轉想當初手帕金魚原從巧娘手內得來焉知不是那賤人作弄的呢就是書箱翻出玉釵我看施生也並不懼怕仍然一團傲氣仔細想來其中必有情弊是我一時着了氣惱不辨青

紅皂白竟把他二人委屈了再想起逼勒牡丹自盡一節
未免太狠心中愧悔難禁便問何氏道女兒今在那裡何
氏道方纔在這裡聽說老爺來了他就上他乾娘那邊去
了金公道金章你同了賢將你姐姐請來金章去後何氏
道據我想來老爺不見女兒倒也罷了惟恐見了時老爺
又要生氣金公知夫人話內有譏誚之意也不答言止於
付之一笑只見金章哭着回來道我姐姐斷不來見爹爹
說惟恐爹爹見了又要生氣金公哈哈笑道有其母必有
其女無奈何煩夫人同我走走如何何氏見金公如此只
得叫張媽媽引路老夫妻同進了角門來到跨所之內鳳
仙姐妹知道太守必來早已躲避只見三間房屋兩明一

暗所有擺設頗頗的雅而不俗這俱是鳳仙在這裡替牡丹調停的張李氏將軟簾掀起道女兒老爺親身看你金公便進屋內見牡丹面裡背外一言不答金公見女兒的梳妝打扮居然的布裙荆釵回想當初珠圍翠繞不由的痛澈臟腑道牡丹我兒是為父的委屈了你了皆由當初一時氣惱不加思索無怪女兒着惱難道你還嗔怪爹爹不成你母親也在此快些見了罷張媽媽見牡丹端然不動連忙上前道女兒你乃明理之人似此非禮如何使得老爺太太是你生身父母尚且如此若是我夫妻得罪了你那時豈不更難乎為情了麼快些下來叩拜老爺罷此時牡丹已然淚流滿面無奈下床雙膝跪倒口尊爹爹兒

有一言告稟孩兒不知犯了何罪致令爹爹逼孩兒自盡如今現為皇家太守儻若遇見孩兒之事爹爹斷理不清逼死女子是小事豈不與德行有虧孩兒無知頂撞望乞爹爹寬宥金公聽了羞的面紅過耳只得陪笑將牡丹攙起道我兒說的是以後爹爹諸事細心了以前之事全是爹爹不是再休提起了又向何氏道夫人快些與女兒將衣服換了我到前面致謝致謝恩公去說罷抽身就走張立仍然引至大廳智化對金公道方纔主管帶領衆役們來央求於我惟恐大人見責望乞大人容諒金公道非是他等無能皆因山賊凶惡老夫怪他們則甚智化便將金福祿等喚來與老爺磕頭衆人又謝了智爺智爺叫將太

守衣服換來只見莊丁進來報道我家員外同衆位爺們到了智化與張立迎到莊門剛到縣前見金公在那裡立等見了衆人連忙上前致謝沙龍見了便請太守與北俠進廳就座智化問勦滅巢穴如何北俠道我等押了藍驍入山將錙重俱散與僂儸所有寨栅全行放火燒了現時把藍驍押來交在西院叫衆人看守特請太守老爺發落太守道多承衆位恩公的威力既將賊首擒獲下官也不敢擅專俟到任所即行具摺連賊首押赴東京交到開封府包相爺那裡自有定見智化道既如此這藍驍到要嚴加防範好好看守將來是襄陽的硬證復又道弟等三人去而復返者因聽見顔大人巡按襄陽欽派白五弟隨任

供職弟等急急趕同來原欲會同兄長齊赴襄陽幫助五弟共襄此事如今既有要犯在此說不得必須躭遲幾日工夫沙兄長歐陽兄丁賢弟大家俱各在莊留神照料監牢惟恐襄陽王暗裡遣人來盜取却是要緊的就是太守赴任路上也要仔細若要小弟保護隨同前往一到任所急急俱摺俟摺子到時即行將藍驍押赴開封諸事已畢再行趕到襄陽庶乎與事有益不知眾位兄長以為何如眾人齊聲道好就是如此金公道只是又要勞動恩公下官心甚不安說話間酒筵設擺齊備大家入座飲酒只見張立悄悄與沙龍附耳沙龍出席來至後面見了鳳仙秋葵將牡丹之事一一敘明沙龍道如何我看那女子舉止

端方決不是村莊的氣度果然不錯秋葵道如今牡丹姐姐不知還在咱們這裡居住還是要隨任呢沙龍道自然是要隨任跟了他父母去豈有單單把他留在這裡之理呢秋葵道我看牡丹姐姐他不願意去如今連衣服也不換彷彿有甚麽委屈是的揉眼抹淚的莫若爹爹問問太太倒底帶了他去不帶他去早定個主意爲是沙龍道何必多此一問那有他父母既認着了不帶了去還把女兒留在人家的道理這都是你們貪戀難捨心生忘想之故我不管你牡丹姐姐如若不換衣服我惟你二人是問少時我同太守還要進來看呢說罷轉身上廳去了鳳仙聽了低頭不語惟有秋葵將嘴一咧哇的一聲哭着奔到後

面見了牡丹一把拉住道噯喲姐姐吓你可快走了我們可怎麼好吓說罷放聲痛哭牡丹也就陪哭起來了衆人不知爲着何故隨從鳳仙也就來了將此事說明大家這纔放了心了何氏夫人過來拉着秋葵道我的兒你不要啼哭你捨不得的你姐姐那知我心裡還捨不得你呢等着我們到了任所急急遣人來接你實對你說我狠愛你這實心服兒爲人憨厚你若不憎嫌我就認你爲乾女兒你可願意麼秋葵聽了登時止住淚道這話果眞麼何氏道有甚麽不眞呢秋葵便立起身來道如此母親請上侍孩兒拜見說罷立時拜下去何氏夫人連忙攙起鳳仙道牡丹姐姐你不要哭了如今有了個妹子了牡丹噗哧的

一聲也笑了鳳仙道妹子你只顧了認母親方纔我爹爹說的話難道你就忘了麽秋葵道我何嘗忘了呢便對牡丹道姐姐你將衣服換了罷我爹爹說了如若不換衣服要不依我們倆呢你若拿着我當親妹妹你就換了你若瞧不起我你就不換張媽媽也來相勸鳳仙便吩咐了鬟道快拿你家小姐的簪環衣服來彼此攛掇牡丹礙不過臉去只得從新梳洗起來鳳仙秋葵在兩邊一邊一個觀妝見了鬟僕婦服侍的全有規矩款式暗暗的羨慕不多時梳妝已畢換了衣服更覺鮮豔非常牡丹又將簪珥贈了鳳仙姊妹許多二人深謝了且說沙龍來到廳上復又執壺斟酒剛然坐下只見焦赤道沙大哥今日歐陽兄賀

大哥俱在這裡前次說的親事今日還不定規麼一句話說的也有笑的也有怔的怔的因不知其中之事體此話從何說起笑的是笑他性急粗莽之甚沙龍道焦賢弟你忙甚麼爲兒女之事何必在此一時呢焦赤道非是俺性急明日智大哥又要隨太守赴任豈不又是耽擱呢還是早些定規了的是丁二爺道衆位不知焦二哥爲的是早些定了他還等着吃喜酒呢焦赤道俺單等吃喜酒這裡現放着酒來來來咱們且吃一杯說罷端起來一飲而盡大家歡笑快飲酒飯已畢金公便要了筆硯來給邵邦傑細細寫了一信連手帕並金魚玉釵俱各封固停當襲西交與丁雄叫他回去就托邵邦傑將此事細細訪查明白

賞了丁雄二十兩銀子即刻起身趕赴長沙去了沙龍此時已到後面秋葵將何氏夫人認爲乾女兒之事說了又將牡丹小姐已然換了衣服還要請太守與爹爹一同拜見沙龍便來到廳上請了金公來到後面扎丹出來先拜謝了沙龍沙龍見牡丹花團錦簇眞不愧千金的態度滿心歡喜牡丹又與金公見禮金公連忙攙起見牡丹依然是閨閣粧扮雖然歡喜未免有些悽慘牡丹又帶了秋葵與義父見禮金公連忙叫牡丹攙扶沙龍也就叫鳳仙見了金公又致謝沙龍小女在忙打攪多蒙兒長與二位姪女照拂沙龍連說不敢他等只管親的乾的見父認女傍邊把個張媽媽戀的眼兒熱了眼眶裡不由的流下汗來

用綃帕左揩右揩早被牡丹看見便對金公道孩兒還有一事告禀金公道我兒有話只管說來牡丹道孩兒性命多虧了乾爹乾娘搭救纔有今日而且老夫妻無男無女孤苦隻身求爹爹務必將他老夫妻帶到任上孩兒也可以稍為報答金公道正當如此我兒放心就叫他老夫妻收拾收拾明日隨行便了張媽媽聽了這纔破涕為笑沙龍又同金公來到廳上見設筵盛豐未免心甚不安沙龍道今日此筵可謂四喜俱備大家坐了待我說來仍然太守首坐其次北俠智公子丁二官人孟傑焦赤下首却是沙龍與張立焦赤先道大哥快說四喜若說是了有一喜俺喝一碗如何沙龍道第一太守今日一家團聚又認丁

小姐這個喜如何焦赤道好可喜可賀俺喝這一碗快說第二沙龍道這第二就是賢弟說的了今日凑着歐陽兄智賢弟在此就把女兒大事定規了從此咱三人便是親家了一言爲定所有納聘的禮節再說焦赤道好吓這纔痛快呢這二喜俺要喝兩碗一碗陪歐陽兄智大哥一碗陪沙兄長你三人也要換盅兒纔是說的大家笑了果然北俠智公子與沙員外彼此換盃焦赤已然喝了兩碗沙龍道三喜是明日太守榮任高陞這就算餞行的酒席如何焦赤道沙兄長會打算盤一打兩副成也倒罷了俺也喝一碗孟傑道這第四喜不知是甚麽到要聽聽沙龍道太守認了小女爲女是乾親家歐陽兄與智賢弟定了小

女為媳是新親家張老丈認了太守的小姐為女是新親家通盤算來今日乃我們三門親家大會齊兒難道算不得一喜麽焦赤聽了却不言語也不飲酒丁二爺道焦二哥這碗酒為何不喝焦赤道他們親家關他們的親家管俺甚麽相干這酒俺不喝他丁二爺道焦二哥你莫要打不開算盤將來這裡的姪女兒過了門時他們親家參對親家爺咱們還是親家叔叔呢說的大家全笑了彼此歡飲飯畢之後大家歇息到了次日金太守起身智化隨任獨有鳳仙秋葵與牡丹三人痛哭不忍分别好容易方纔勸上智化又諄諄囑咐好生看守藍驍俟摺子到時即行押解進京艾俠又提撥智化一路小心大家珍重執手分

別上任的上任回庄的回庄俱各不表要知後文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且說小俠艾虎自離了臥虎溝要奔襄陽他因在莊三日未曾飲酒頭天就飲了個過量之酒走了半天就住了次日也是如此到了第三日猛然省悟道不好若要如此豈不又像上臥虎溝一樣麼儻然再要悞事那就不成事了從今後酒要檢點纔好自已勸了自已一番因心裡惦着走路偏偏的起得早了不辨路徑只顧往前進發及至天亮遇見行人問時誰知把路走錯了理應往東却岔到東北有五六十里之遥幸喜此人老成的的確確告訴他由

何處到何鎮再由何鎮到何堡過了何堡幾里方是襄陽大路艾虎聽了躬身道謝執手告別自已暗道這是怎麼說起了個五更趕了個晚集這半夜的工夫白走了仔細想來全是前兩日貪酒之過若不是那兩天醉了何至有今日之忙何至有如此之錯呢可見酒之悞事不放自已悔恨無及那知他就在此一錯上便把北俠等讓過去了所以直到襄陽全未遇見這日好容易到了襄陽各處店寓訪問俱各不知他那那知道北俠等三人再不住旅店惟恐怕招人的疑忌全是在野寺古廟存身小俠尋找多時心內急躁只得找個店寓住了次日便在各處訪查酒也不敢多吃了到處聽人傳說新陞來一位巡按大人姓顔

是包丞相的門生爲人精明辦事梗直儻若來時大家可要把冤枉伸訴伸訴又有悄悄低言講論的他却聽不真切他便暗暗生智坐在那裡彷彿瞌睡前仰後合却是閉目合睛側耳細聽漸漸的聽在耳內原來是講究如何是立照青如何是盞冲霄樓如何設銅網陣一連探訪了三日到處講究的全是這些心內早得了些主意因知銅網陣的利害不敢擅入他却每日在襄陽王府左右暗暗窺覷或在對過酒樓瞭望這日正在酒樓之上飲酒却眼巴巴的瞧着對過見府內往來行人出入也不介意忽然來了二人乘着馬到了府前下馬將馬拴在樁上進府去了有頓飯的工夫二人出來各解偏韁一人扳鞍上馬一人

剛纔說罷只見跑出一人一點手那人趕到跟前附耳說了幾句形色甚是倉皇小俠見了心中有些疑惑連忙會鈔下樓暗暗跟定二人來至雙岔路口只聽一人道咱們定准在長沙府關外十里堡鎮上會齊請了各自加上一鞭往東西而去他二人只顧在馬上交談執手告別早被艾虎一眼看出暗道敢則是他兩個呀你道他二人是誰原來具是招賢館的舊相知一個是陡起邪念的賽方朔方貂自從在夾溝被北俠削了他的刀他便脫逃也不敢回招賢館他却直奔襄陽投在奸王府內那一個是機謀自出的小諸葛沈仲元只因捉拿馬强之時他却妝病不肯出頭後來見他等生心搶劫不由的暗笑這些沒天良

之人甚麼事都幹的出來又聽見大家計議投奔襄陽自已轉想逃遁久懷異心將來國法必不赦宥就是這些烏合之衆也不能成其大事我何不將計就計也上襄陽投在奸王那裡看個動靜儻有事關重大的我在其中調停暗暗給他破格一來與朝廷出力報効二來為百姓剪惡除奸豈不大妙但凡俠客義士行止不同若是沉仲元尤難自已先擔個從奸助惡之名而且在奸王面前還要隨聲附和迎逢獻媚屈已從人何以見他的俠義呢殊不知他仗着自已聰明智畧過人他把事體看透猶如掌上觀文彷彿連場作戲從游戲中生出俠義來這纔是眞正俠義即如南俠北俠雙俠甚至小俠處處濟困扶危誰不知

是行俠尙義呢這明是露的俠義却到容易若沈仲元決非他等可比他却在暗中調停毫不露一點聲色隨機應變詭詐多端到了歸期恰在俠義之中豈不是個極難事呢他的這一番慧心靈機真不愧小諸葛三字他這一次隨了方貂同來却有一件重大之事只因藍驍被人擒拿之後將錙重分散僂儸其中就有無賴之徒惡心不改急急趕赴襄陽稟報奸王奸王聽了暗暗想道事尙未舉先折了一隻膀臂這便如何是好便來至集賢堂與大衆商議道孫家原寫信一封與藍驍叫他將金輝邀截上山說他歸附如不依從即行殺害免得來至襄陽又要費手不想藍驍被北俠擒獲事到如今列位可有甚麽主意其中

却有明公說道縱然害了金輝也不濟事現今聖上欽派顏查散巡按襄陽而且長沙又改調了邵邦傑這些人皆有虎視眈眈之意若欲加害索性全然害了方為穩便如今却有一計害三賢的妙策孤王聽了備心歡喜問道何為一計害三賢請道其詳這明公道金輝必由長沙經過長沙關外十里堡是個迎接官員的去處只要派個有本領的去到那裡黑夜之間將金輝刺死倘若成功邵邦傑的太守也就作不牢了金輝原是在他那裡住宿既被人刺死了焉有本地太守無罪之理咱們把行刺之人深藏府內却辦一套文書迎着顏巡按呈遞他做襄陽巡按襄陽太守被人刺死了他如何不管呢既要管又無處緝拿

行刺之人事要因循起來聖上必要見怪說他辦理不善那時慢說他是包公的門生就是包公也就難以廻護了奸王聽畢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就派方貂前往傍邊早驚動了一個大明公沈仲元見這明公說的得意揚揚全不管行得行不得不由的心中暗笑惟恐萬一事成豈不害一忠良莫若我亦走走因此上前說道啟上千歲此事重大方貂一人惟恐不能成功待微臣幫他同去何如奸王更加歡喜方貂道爲日有限必須乘馬方不悞事奸王道你等去到孤家御廄中自己揀選馬匹去二人領命就到御廄選了好馬備辦停當又到府內見奸王稟辭奸王囑咐了許多言語二人告別出來剛要上馬奸王又派親

隨之人出來吩咐道此去成功不成功務要早早回來二人答應騎上馬各要到下處收什行李所以來至雙岔口言明會齊見的所在這纔分東西各回下處去了所以艾虎聽了個明白看了個真切急急回到店中算還了房錢直奔長沙關外十里堡而來一路上酒也不喝恨不得一步邁到長沙心內想着他們是馬我是步行如何趕的過馬去呢又轉想道他二人分東西而走必然要帶行李再無有不圖安逸的圖安逸的必是夜宿曉行我不管他我給他個晝夜兼行難道還趕不上他麼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却是艾虎預先到了歇息了一夜次日必要訪查那二人的下落出了旅店在街市閒遊果然見個鎮店之所撒

鬧非常自已散步見路東有接官廳懸花結彩仔細打聽原來是本處太守邵老爺與襄陽太守金老爺是至相好皆因太守上襄陽赴任從此經過故此邵老爺預備的這樣豐盛艾虎打聽這金老爺幾時方能到此敢則是後日纔到公館艾虎聽在心裡猛然省悟道是了大約那兩個人必要在公館鬧甚麼懸虛後日我倒要早早的應候他正在揣度之間忽聽耳畔有人叫道二爺那裡去艾虎回頭一看瞧着認得一時想不起來連忙問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怎麼二爺連小人也認不得了呢小人就是錦箋並爺與我家爺結拜二爺還賞了小人兩錠銀子艾虎道不錯不錯是我一時忘記了你今到此何事錦箋道噯說起

來話長二爺無事請二爺到酒樓小人再慢慢細禀艾虎即同錦箋上了路西的酒樓揀個僻靜的桌兒坐了錦箋還不肯坐艾虎道酒樓之上何須論禮你只管坐了纔好講話錦箋告坐便在橫頭兒坐了博士過來要了酒菜艾虎便問施公子錦箋道好現在邵老爺太守衙門居住艾虎道你主僕不是上九仙橋金老爺那裡為何又到這裡呢錦箋道正因如此所以話長便將投奔九仙橋始末原由說了一遍後來如何病在攸縣若不虧二爺賞的兩個錁子我家相公如何養病呢艾虎說些須小事何必提他你且說後來怎麽樣錦箋初見面何以就提賞了小人兩錠銀子只因艾虎給的銀兩恰恰與錦箋救了急兒所以

他深深感激時刻在念俗語說的好寧給饑人一口不送富人一斗是再不錯的錦箋又將過了官司如何要尋自盡卻好遇見一位蔣爺賞了兩錠銀子方能奔到長沙艾虎聽至此便問這姓蔣的是甚麼模樣錦箋說了形狀艾虎不勝大喜暗道蔣叔父也有了下落了又聽錦箋說邵老爺如何與我家爺完婚一節艾虎不由的拍手笑道好這位邵老爺辦事爽快如今俺有了盟嫂了錦箋道二爺不知這其中又有了事了艾虎道還有甚麼事錦箋又將如何派丁雄送信昨因丁雄回來金老爺那裡寫了一封信來說他小姐因病上唐縣就醫乘舟玩月誤墮水中現時小人的這位主母是個假的艾虎聽了詫異道這假的

又是那個呢錦箋又將以前自已同佳蕙做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艾虎搖頭道你們這事做的不好了難道你老爺見了此書就不問麼錦箋道焉有不問的呢將我家爺叫了過去把書信給他看了額外還有一包東西我家爺便到臥室見了假主母將這東西給他看了這假主母纔哭了個哽氣倒噎艾虎道見了甚麼東西就這等哭錦箋道就是芙蓉帕金魚和玉釵我家爺因見帕上有字便問是誰人寫的假主母方說道這前面是他寫的艾虎道他到底是誰錦箋笑道二爺你道這假主母是誰敢則就是佳蕙艾虎問道佳蕙如何冒稱小姐呢錦箋又將對換衣服說了艾虎說這就是了後來怎麼樣呢錦箋道這佳蕙

說前面字是袁篤的這後邊字不是老爺篤的麼一句話倒把我家爺提醒了仔細一看認出是小人筆跡立刻將小人叫進去三曹對案這纔都說了全是佳蕙與小人彼此對偷的我家爺與金小姐一槩不知我家爺將我責備一番便回明了邵老爺邵老爺倒樂了說小人與佳蕙兩小無猜全是一片爲主之心倒是有良心的只可惜小姐薄命傾生誰知佳蕙自那日起痛念小姐飲食俱廢我家爺也是傷感因此叫小人備辦祭禮趁着明日邵老爺迎接金老爺去他二人要對着二邊遥祭艾虎聽了不勝悼歎他那知道綠鴨灘給張公賀得義女之喜那就是牡丹呢錦箋說畢又問小俠意欲何往艾虎不肯明言托言往

卧虎滿去又轉口道俺既知你主僕在此俺倒要見見盟嫂你先去備辦祭禮我在此等你一路同往錦箋下樓去不多時回來艾虎會了錢鈔下樓竟奔衙署相離不遠錦箋先跑去了報知施生施生歡喜非常連忙來至衙外將艾虎讓至東跨所之書房內彼此歡敘自不必說到了次日打聽邵老爺走後施生見了艾虎告過罪暫且失陪艾虎已知爲遷祭之事也不細問施生同定佳蕙錦箋坐轎的坐轎騎馬的騎馬來至江邊設隴祭禮這一番痛哭一想却又生出巧事來了欲知端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